



陕西历史博物馆学术文库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何正璜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历史博物馆学术文库

何正璜文集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正璜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4-07626-0

I. 何… II. 陕… III. ①何正璜-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文物工作-中国-文集④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17.2②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937 号

何正璜文集

作 者	何正璜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陕西中实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30.5 印张 7 插页
字 数	47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4-07626-0 / I·1211
定 价	88.00 元



何正璜在陕西省博物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 摄于1971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及夫人卓琳来西安，何正璜为邓小平及夫人讲解陕西省博物馆文物



叶剑英同志参观陕西省博物馆，何正璜讲解并同在碑亭前合影



何正璜与邓小平及夫人在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内合影



何正璜陪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参观陕西省博物馆



何正璜、王子云伉俪合影



1941年，何正璜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时与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中着深衣者)合影



1941年，何正璜与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合影

代自序 蜡烛和小桥

我叫何正璜，一个中国普通的女知识分子，一生中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归纳起来，只是一支蜡烛，同时，也是一座小小板桥。

蜡烛不惜燃烧自己，用光焰照亮别人，这种精神使我钦佩向往，我希望自己就是一支蜡烛，把这种精神贯穿到一生的行动中。

我这支烛身却具有两截不同的色泽和光焰，上半段是在旧中国的三十五年，蜡烛本身是苍白的，光焰是微弱、黯淡的，几乎只有剪不完的烛芯和流不完的泪。但是后半截，是新中国的三十五年，则焕然一新。不仅烛身坚滑、红润，而且光焰是那样旺盛、稳定和明亮。虽然有时也由于“左”的阴风肆虐而摇曳，但光焰的主流却一直是熠熠灼灼的。

建国以来，我这个科班出身于工艺美术专业的人却投身于文物、博物馆的工作中了。陕西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因此也是古代珍贵文物的庞大宝库。我和同志们一起，从无到有地举办了基本的历史陈列、专题陈列和三十多个临时的展览。在博物馆这片阵地上，我倾注了全部心血，我的目的就是要使久经风雨的地上文物和那些禁闭几千年、今日重见天日的地下文物，经过自己双手的选择和编排，像一件件物证似的屹立在玻璃柜内外，向广大观众反复阐述祖国灿烂的悠久文化和精神文明。这是一个根据地，传播历史知识、文物知识，是大、中、小学生的校外课堂，也是爱国思想、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基地”。同时，它也是对外的文化窗口，让世界人士从这里了解中国。从实践看来，观众中多数原是无所谓而来者，但却能从不同角度有所得而去。当我看到济济人群在馆内穿流来去或伫立欣赏时，他们那有动于心的微笑是对我最大的慰酬和奖赏。



除设计、组展外,我还用讲课、接待与导游等方式,周旋于国内外的人士中。对来自国内各地美术院校的学生,我怀着满腔热情来接待他们,不仅分析文物的美的价值和特点,还兼讲历史背景和源流,以增进他们传统方面的知识。对专业团体,便多半作课堂式讲解,结合其职业特点,用文物实体去回答他们的提问。接待中最花费精力的是接待外国元首和名人专家们,外宾中的总统、国王、首相、总理、公主、议长们来自世界各地,政见不同,我是根据其国情和与中国的关系而决定接待中的介绍重点及谈话内容的。例如对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则着重介绍陕西的汉唐石刻,并有意识地与巴黎罗浮宫中石刻加以比较,使德斯坦对唐代的精品感到很大兴趣。对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则着重介绍唐长安城与日本京都、奈良城的关系,以及他的小同乡唐代空海和尚在西安青龙寺学习的事。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则谈到唐长安西市上阿拉伯商人贩卖珠宝杂货的问题。此外还以德国的歌德、席勒、贝多芬等文化名人是深为中国人所熟悉和喜爱的为开导,而消除了西德一旧军人在参观中的歉疚心理。我也曾以安徒生童话为中国少年所喜爱,而振奋了一丹麦女专家由于中丹相隔遥远而互不了解所产生的惋惜情绪,等等。虽然这些都只是在参观中随便插入的题外话,但我是在力所能及中用微小的光以增进世界人士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

除此之外,我还用编辑书册和撰写一些长短文章来介绍西北的史迹、风光和文物。我在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如《女帝御寝》、《四骏的呼唤》等四五十篇,其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爱历史、爱文物、爱祖国、爱大西北。

我希望古代美术的精华、传统的美,能被新的轻工业产品所汲取、借鉴,因此对凡是来找我的设计人员,都热情协助,除以实物讲解外,还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图案资料。当地毯厂、陶瓷厂、刺绣厂等处同志寄来感谢信时,我欣慰于小小烛光又发挥了作用。

我不是语文老师,也不是编辑,但案头永远不断地堆积着要求帮忙修改的稿子。我觉得人家拿给我修改是瞧得起我,我是来者不拒。这是一堆永难消灭的积压,常常使我忙到半夜,有的干脆另写了,如西影的纪录片《陕西文物》解说词。我每改完一份,既获得一份乐趣,又不负同志的信任,这不也就是一点光和热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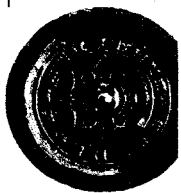
此外,我为什么又认为自己是一座小桥呢?这是因为有人以为我是改行了,认为学美术的人去搞了文博工作是改行。我却认为,我

不但没有改行,而且还要在这二者之间搭一座桥。这座桥是无形的,但却是有益的。

事实上,许多古文物与美术品,只是两种行业对同一作品的两种称呼。经发掘出土的古代文物,有许多本身就是美术品,而且有一些文物的价值就是以它的美术价值来衡量的。文物珍品中,如汉代的茂陵石雕,难道不是美术品吗?绚丽的唐墓壁画难道不是美术品吗?精美的铜镜、漆器,难道不是美术品吗?这样密不可分的两种事业,怎能各据一岸,互少通行呢?中国的美术遗产,是极其丰富卓越的,包括绘画、雕刻、工艺美术都有惊世之作。不论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也不论陶、铜、牙、丝、瓷、玉、金、石,在古代艺师们的绘笔、刀凿下,都成为一件件不朽的佳作。古代艺师们的功绩不可抹杀,那些坚如中流砥柱的西周大铜鼎,是他们在连鼓风机都没有的情况下冶铸出来的。那气势凌人的巨大石狮,是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雕出运来的。这些最好能为文物工作者与美术工作者所共同熟知并互为作用。另外,美术工作者还可以通过文物实体,来了解古代艺术匠师们的经验。他们没能给后代留下讲义和录音,其技法和思路我们只能从其遗作中得到领会:如一尊佛像为何头大不合比例?经实际安装,才发现作者是计算了离地的距离,以仰望的实际效果为依据决定头的大小的。又如在狭窄的墓道中如何画好场面宏大的题材,作者借用几笔远山远水,便使画面辽阔了起来。又如在佛龕低小的情况下,作者把小菩萨头刻成歪侧姿势以作补救,反而更加俏美。这些都是古代艺师在给我们讲课,若不是从美术的角度来理解,是难以体会其用意的,也就不能成为他们的异代知音和入门弟子了。为了让历代文物变成“有机体”,能为今天美术院校的莘莘学子所接受、继承,首先就要让他们熟知美术遗产的辉煌成就,经过启发借鉴,他们是会创作出青胜于蓝的作品来的,这,也就需要在美术与文物之间搭一座桥。

多年来,我在布置展柜中,经常和做文物工作的同志们讲如何从美的角度来挑选文物,向历史系文博专业的同学们讲如何欣赏文物的美术价值。同时,对那些来自西子湖畔、白云山下、辽东沃土的一代美院学生,满腔热情地讲述有关文物的知识,希望这些美术新苗能在学习期间汲进传统的营养,让美术遗产的精髓注入这些嫩树干的年轮中,使之成长为一株株通古达今的全才。每当此时,就感到我是在这座连接美术与文物的小桥上当完了一个小工。

1983年我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筹编《中国古代美术全集》的大



会后,心情激动极了,行见美术界、文物界的两团智慧的光越靠越近,将会愈照愈亮,互相辉映,通过大桥,将是一片光明绚丽、万里锦绣的前程!

“蜡烛”终将成灰,小板桥也会变成大钢桥,我能在一生中用烛光发放了光与热,又在美术、文物两岸的大桥上曾当过奔波的小工,想到这里,心境感到开朗而充实。现虽已在夕照中,但满目还是明亮的青山。“无心计功过,有志献余生”,我还将在有生之年,孜孜不倦地写作、讲课、改稿,微小的烛光将融进一片霞光中,绘出一幅壮丽的“晚晴”。

原载《美术》1985年3月



序 一

成建正

曾经写过几篇序言。但这次当《何正璜文集》的编辑约我为该书作序时,却踌躇良久,难以下笔。一是因为此前李松先生已有一些文字,觉得十分详尽,且颇得要领;二是因为感触很多,竟不知从何处下笔。

闻何先生之名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20世纪70年代初,离开中学的我刚刚就职于西安半坡博物馆,便常听年长一些的同事谈到省博物馆的何正璜,言语之间充满了敬重和尊崇。那时何先生任陕西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十多年后的1987年,我有幸到省博任副馆长,何先生时任该馆顾问。那段时间,她有时还到馆里走走,我也曾到她在翠华路的寓所探望过她几次。印象中的何先生集质朴、高雅、睿智于一身。朴素的装束,银色的短发,和蔼的笑容。遇到熟人,拉着手唠唠家常,如同邻家大妈一般。而举手投足、言谈话语之间却分明体现出浓浓的书卷气和良好的素养及不同凡响的阅历。偶然谈及文物博物馆事业,她专注的神态、动情的表述和独到的见解,足以感染每一位听者并使之随着她的思绪在她心驰神往的领域里遐想、遨游并被深深地打动。1991年,随着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何先生改任历博顾问。此后虽很少谋面,却有两件事难以忘怀:一是何先生曾在王子云先生的著作《从长安到雅典》正式出版后,亲笔签名赠我一本,并托其长女送至我的办公室。这本书一直珍藏于我的书柜之中,几次翻阅,均生出无限感慨。再就是得知何先生重症在身时,我曾去探望,见到的何先生虽显憔悴,却依然精神矍铄,面带笑容,谈吐自如,全然无弥留人世之悲凉,表现出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和在噩运中的超然。



何先生早年就读于东瀛,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40年代参加了王子云先生组建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全程工作,解放后一直从事博物馆的陈列和研究工作。她一生留下许多文字,有游记、散文、考察报告、研究论文、诗歌等。有的曾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感动过许多读者;有的是尚未发表的手稿,亦有很高的价值。将其汇编成集,是历博同仁多年的愿望。此愿得以实现,要感谢何先生的子女提供了他们悉心整理的文稿,要感谢省文物局和西安碑林博物馆资助了出版经费,还要感谢许许多多为《文集》的出版做了各种各样努力的人。

《何正璜文集》分为三部分:第一编为《考古散文》。收录了她20世纪40—50年代的23篇散文、游记。有对日本生活的记忆和抗战爆发后含泪返国门的痛楚,有参加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期间的见闻和感受,也有投身文博工作后的心得和体会。第二编为《文博研究》,所录63篇文稿发表或成稿于40—90年代。其中有极富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与考察笔记,有见解独到的文物研究考证,有对博物馆工作的探索、论述。第三编收录了何先生80—90年代的诗词25篇。她专情于文物古迹,文物古迹也感染、激励着她。在有感而发时,何先生颇具亘古以来的文人风范,吟诗填词,以诗言志,以词抒怀。

读何先生的《文集》,无论是散文、游记,还是论文、诗词,总感到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和内在的感染力。与许多朋友聊及她的作品,无不称赞“写得好”。好在哪里?我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是自然流畅。何先生付诸文字的,或是她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经心考察的见闻;或是她长期钻研、悉心琢磨,终得要领的体会;或是她深刻体验、有感欲发、呼之即出的感怀。她的许多文章,发表后自己并未存留,幸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精心搜集并恭敬地用小楷录成才完整保存至今。还有些文章写就后并未付梓,家人在清理旧物时才归整到一起。正是这种毫无功利目的,把生活的感悟和生命的需求融为一体的写作,才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而隽永的魅力。

二是内涵丰富。何先生饱览群书,精通史学,思维活跃,自然富于联想。无论是田野考察还是案头研究,是荒野古迹还是馆藏文物,都能顷刻间在她脑海中形成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鲜活生动的形象并付之于笔墨。她的文章,会带着读者由物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史地层层深入。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事件清晰明澈,史实真切可信。似乎漫不经心、娓娓道来,却又入木三分、深刻透彻。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大家手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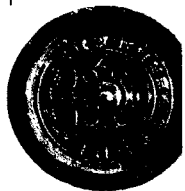
三是情理兼容。何先生悟性极高。或许因为她学识渊博,或许因为她思维活跃,也或许因为女性情感思维的特点,她总能在考察研究或写作中捕捉到被一般研究者忽略的细节,并产生独到的感受进而做出感人至深的表述。在汉武帝宠妃李夫人墓陵前,她感慨于在武帝众多的后妃中,李夫人独享千载傍于陵侧的殊荣;驻足灞水畔,遥望汉武帝前皇后陈阿娇和唐玄宗宠姬武惠妃的墓地,她叹息无辜灞水,为何要朝朝暮暮承载她们绵绵的幽怨。类似这类感受的描写,在何先生文章中还有很多,读之令人感怀、揪心、扼腕、动容。

四是执着投入。文物博物馆工作对于何先生,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她精神的寄托和她生命的组成部分。她为之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为之倾注的心血和激情,构成了她生命乐章的三部曲: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期间,她用心感受民族文化遗产,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文资料和优美动人的文章,同时也奏响了她生命价值的序曲;在省博期间,通过筹办西安石刻艺术室和构建碑林的陈列体系及一系列研究工作,体现出她成熟的博物馆理念和独到的成果,构成她人生的主旋律;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期间,虽已是她生命的最后阶段,但她对文博事业关注和思考以及通过赋诗撰文和口述留下来的感悟和体会,使她人生的结束曲依然华美、动人。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不朽。中国历代文人士子,莫不以此为人生的最高准则,而真正做到者却寥寥无几。而何先生做到了。她以爱国、敬业,本本份份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立德;她以马背的辛劳、跋涉的劳顿、探索的苦涩、成功的喜悦立功;她以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文物的独到见地、对博物馆事业的不倦探索立言。十二年前,何先生因病辞世。但她留下了作为学者的睿智、作为智者的深邃和作为仁者的慈爱,她将一生苦苦求索的精神结晶奉献给了浸润她学术生命的土地和承续她未竟事业的后生。唯愿这本文集既能彰显前辈奉献之劳、宏扬学术研究之风,亦能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2006年3月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成建正: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



序二 长明的烛光

李 松

何正璜在《美术》1985年第3期上为文这样介绍她自己：

“我叫何正璜，一个中国普通的女知识分子，一生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归纳起来，只是一支蜡烛，也是一座小小的板桥。”

就是这位何正璜，当抗战烽火在华夏大地燃起之时，她义无反顾地离开生于斯、就读于斯的东瀛，不等毕业，含泪返国门，显示了爱国青年的民族大节。

就是这位何正璜，在20世纪40年代初参加了王子云领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为敦煌艺术研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在林家平、宁强、罗华庆合著的《中国敦煌学史》一书中如此评价她：

“(40年代初)当时到敦煌实地考察千佛洞，利用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成绩显著者首推何正璜。她在《说文月刊》三卷四期上发表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

“何正璜此文作为中国学者实地考察研究敦煌石窟后写成的第一篇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文章，其历史价值是很重要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此文第一次把敦煌石窟立体地介绍……；第二，在敦煌艺术的风格研究上，作者首次提出敦煌早期艺术之作风倾向‘系以东方装饰之趣味，混以西方写实之技巧，而另成一种风格。’‘其内容与形式均足以代表东西交流之特征。’而唐代艺术则吸收融合外来艺术，‘显出优秀的民族形式’的观点，较之‘西来说’无疑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①

在中国文物博物馆和考古学事业上，有过不少杰出的女学者，如担任过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燏，建筑学家也是文学家的林徽因，长

期主持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郑振香等人。她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都有自己光辉的地位,何正璜也正是她们中间的一位。

也还是这位何正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从工艺美术专业转入文物博物馆事业,在陕西省博物馆,和同仁们一起,从无到有地举办了基本的历史陈列、专题陈列和三十多个临时展览,为此倾注了全部心血。“我的目的就是要使久经风雨的地上文物和那些禁闭几千年、今日重见天日的地下文物,能经过自己双手的选择和编排,像一件件物证似的迤立在玻璃柜内外,向广大观众反复阐述祖国灿烂悠久文化和精神文明。”^②把它当作培养爱国思想、民族自豪感的培养基地,让许多抱着无所谓态度而来者参观之后却能从不同角度有所得而去。何正璜由是得到“最大的慰酬和奖赏”。

对文物的选择与编排,不是技术性的年代或类型排列,要使之成为“反复阐述祖国灿烂悠久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物证”,首先要取决于主持者的识见。何正璜40年代初和王子云一起到陕西各地考察,自那时以来,留下很多文化散文,她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深入浅出,是美好的心灵和渊博的文史知识、深刻的人生阅历相融汇的结晶。在缜密的文思中交织进忧国忧民之思,于是又增添了几分惆怅、几多悲壮。而更为宝贵的是闪耀于字里行间的过人见识:

1943年,她考察临潼,在“一代专制魔王”秦始皇陵墓前,她历数嬴政的政绩,讲出一番振聋发聩的大道理:“功过若分析清楚,始皇并非真正可怕的恶魔,若以国家整个改革与创造而论,则实为一大功臣”,“是值得在中国史上以金字写名字的一个。”(《美丽的临潼》)

同一篇文章中,她对比刘邦与项羽,称赞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之时,“却为了‘羞见江东父老’拒绝渡河。这种‘知耻’的心理使我深深感动、钦佩。纵然他是失败了,而他的人格实远在高祖以上。从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实在这个寇比那个王还要王道得多。”何正璜写于抗战年月的这番话不禁令人想起“靖康之变”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悲愤的诗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对于中国历史上唯一女帝武则天,“在我幼年,听过人们对她酷毒的批评。及稍长,又听过人们对她是那么轻蔑恶骂,并海令我们以为诫箴。一直到自己读了历史,而且透过了男人所写的历史内幕,才恍然于人言之失当。”滤过种种枝节,“她惟一的罪过乃是她不该

是一个女人，在男子中心社会中，懦弱的妇女是被定下了成文不成文的律条，稍越即是罪犯，何况对于这样一个稀世的俊才、一代的怪杰，有什么理由不加她以最坏的恶评呢？倘若她不是女人，则不仅仅罪名不成立，或还要被恭维是英主了。”

何正璜鲜明地指出：“在一千多年前，在那么封建严密中，她能裕如地主持一个东亚大国达半世纪之久，功过抵论，我们总应当觉得骄傲，因为一部中国史上，只有这几十年真真是由一个女子写的！并且当时，没有伊萨伯拉，更没有维多利亚，她不仅是中国唯一的女皇，而且是世界最早的女帝！”（《女帝御寝》）

请注意，这些话是半个多世纪前的1946年冬天写的，那时，她已有如此明确清醒的识见！何正璜的文化散文展现于世的，不仅是散文家的瑰丽文采，更有着史家秉笔立论的严正。

何正璜不赞成对文物资料持封锁态度的做法，而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研究，期盼在多学科学者共同致力下，深刻揭示蕴含于文物内部的人文、艺术价值。

在文物博物馆工作岗位上，何正璜以她的热情和学识，燃起的“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无论是文博界、美术界都有不少人承受过何正璜这支烛光的照明。

笔者最初见到何正璜先生是1961年8月，那是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王逊、张同霞、薄松年三位先生带着美术史训练班的学员一道去西安考察实习，何正璜冒着酷暑在展厅给大家讲解。作为陈列部主任和美术史家的何正璜十分理解师生对文博知识的渴求，一路开绿灯，让我们随便参观，先后去了好几天。后来我和金维诺等先生带学生去洛阳、西安几次考察，都少不了打扰她。博物馆成为学校的第二课堂。

20年后的1979年7—9月，我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连环画家学习参观团，到河南、甘肃、新疆、陕西、山西等地考察，由邵宇带队，副团长是贺友直。成员都是很有成就的连环画家。那年9月，又是一个大热天到达西安，在博物馆，已年届65岁的何正璜带领大家到展厅，如数家珍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依然像从前那样热情，那样精力充沛，看不出文革灾难带给她和王子云先生的种种磨难。画家们在她指引、启发下，在博物馆动情地画了大量文物速写，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这次参观考察对连环画家们后来的历史题材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何正璜与美术界的一次较密切的联系是198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山西大同办了一次读书会,王复羊、艾轩、卢开祥、杨悦浦等十多人参加,何正璜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读书之余,何正璜领着大家参观云岗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等文物遗迹。她把石窟寺艺术风格衍变讲得头头是道,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美术鉴赏力令同志们大为吃惊:这位老太太竟有如此的大学问!后来杨悦浦还专门写了一篇《访美术考古家何正璜》发表于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家通讯》上。

何正璜的女儿王蓓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她在敦煌学习时,遇到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的研究员,他们谈起途经西安时,听到博物馆“一位老太太”的讲解,把文物讲活了、讲美了,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对母亲赞许的目光令当女儿的铭刻终生。

王蓓还记得母亲给她讲陕北东汉画像石禾苗图的情景:何正璜对女儿说:“你看,未成熟的谷子,穗头都向天高高地扬起。只有当它育满果实成熟之时,穗头就垂下了,这就是越有知识文化的人,才越自感不足,才越谦虚。”于是,令人感受的就不仅是“活”、是“美”,还有“深”,她以美好的心灵去感受物象,认知前人的艺术创造,也以此启迪着别人。

何正璜说自己是“小小的板桥”。这桥是四通八达的,不仅连通着文博、美术界、工艺美术界,也连通着中国与世界。

何正璜针对不同的观众对象,采取不同的讲解方式。她说“接待中最花费精力的是接待外国元首和名人专家们。外宾中的总统、国王、首相、总理、公主、议长们来自世界各地,政见不同,我是根据其国情和与中国的关系而决定接待中的介绍重点及谈话内容的。”^③例如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前来参观时,何正璜着重给他介绍唐代长安城与日本京都奈良城的关系,以及他的小同乡唐代空海和尚在西安青龙寺学习的事。大平感动了,第二年其子来华,大平特地让他带给何正璜一帧有自己亲笔签名的大照片作为纪念。

何正璜在晚年,花费了巨大精力帮助丈夫王子云先生整理美术史书稿,为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留下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在子云先生去世后,她曾给我写信,讲了一段很悲怆的话:

“王子云走了,他是托钵艺海的一个苦行僧,七十年的美术生涯,几多风雨,几多坎坷,几多辛酸呵。他终于带着满钵的泪和汗,离开了不自量力地拼搏了终身的人间。他望着刚出版的《中国雕塑史》,思念着那将出版的《中外美术考古游记》,半途掷笔的《欧洲雕